<<紫藤萝瀑布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紫藤萝瀑布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7196082

10位ISBN编号：7807196084

出版时间：2011-5

出版时间：海峡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福建文学杂志社

页数：19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紫藤萝瀑布>>

前言

后记 《福建文学》已经走过六十年的岁月。

俗云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”，编辑部亦复如是。

一部电话机，几张简陋的办公桌，曾是近百名编辑的工作场。

当一位又一位老编辑颤巍巍地离开他们那张堆满了稿件，却始终无法理清的办公桌时，总是把一种嘱托留在那里。

一句嘱托，就是一粒种子，就是文学矢志不渝的信念。

今天的编辑部，办公条件有所改观，多了电脑、打印机，但不变的还是那一份伏案劳作，还是那一份为稿件牵肠挂肚的心情。

从稿件到印成铅字的作品，编辑的劳动在其中，编辑的快乐在其中，编辑的遗憾也在其中。

仅仅是一本期刊，似乎看不出端倪，仅仅是一年期刊，也难说究竟。

而六十年，皇皇一甲子。

将一本本期刊排列在一起，便是一道长长的文学阶梯。

两千多位作者曾踏足于这道阶梯，是他们的八千多篇作品，铺设了这条梦幻般的文学之路。

甚至还可以这样说，它们构成了多半部的福建文学创作史。

编辑《六十年作品典藏》，寻觅六十年间散落在这道阶梯上的若干脚印，同时展现一座《福建文学》的坐标，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初衷。

我们有幸成为编辑部集体中的一员，更有幸站在《福建文学》六十年的阶梯上。

而有机会选编六十年典藏，则让我们倍感荣耀。

在选编过程中，我们仿佛回到了过往时光，再一次品尝和回味优秀作品带给我们的阅读喜悦。

而六十年间刊物的起落兴衰，文学的蹭蹬浮沉，也让我们深深体会到文化积累的艰难。

当然，每一种选本都有其局限性，不能代表全部。

由于编辑的眼光所限以及各卷选本的篇幅所囿，许多优秀作品未能如愿入筐。

这当是我们在选编过程中的最大遗憾。

我们也因此期待着能够编辑第二辑、第三辑典藏选本，期待着《福建文学》这道阶梯能够顺畅而快乐地延展。

黄文山 2010年12月31日

<<紫藤萝瀑布>>

内容概要

《紫藤萝瀑布（散文卷）》是《福建文学》文学月刊的经典集萃。

《紫藤萝瀑布（散文卷）》收录散文大师的经典之作，有的字字珠玑，给人以语言之美；有的博大深沉，给人以思想之美；有的感人肺腑，给人以情感之美；有的立意隽永，给人以意境之美。这些经历了时间考验的作品，不仅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，而且还感染和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人，叩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。

<<紫藤萝瀑布>>

书籍目录

“干扰” / 巴金我的故乡 / 冰心住院偶笔 / 郭风紫藤萝瀑布 / 宗璞多年父子成兄弟 / 汪曾祺香溪 / 菡子拐弯的手势 / 刘心武秋山红叶青龙桥 / 袁鹰土屋里的水酒 / 何为寻觅 / 王充闾神仙和恋旧 / 何满子美女危险论 / 孙绍振严文井二三事 / 阎纲为儿子推荐几本书 / 舒婷女孩子的花 / 唐敏跪着挣断脐带 / 韩静霆站在福州的阳台上眺望 / 南帆喇嘛不饮酒 / 王宗仁那年在厦门听雨 / 刘兆林红瓦鸽群 / 鲍尔吉·原野什刹海滋味 / 韩小蕙房间里的海 / 张爱华密林中的海子 / 黄文山一些感觉你有没有 / 丹娅参星与商星 / 陈慧瑛一技傍身 / 潘向黎武陵人远桃源近 / 楚楚登上乾陵 / 施晓宇南音这一条溪 / 陈志泽长柄锄头短柄镰 / 余世磊面对九十六级楼梯 / 章武心灵的叩问 / 许怀中海月夜 / 何少川纹路 / 朱以撒天堂回韵 / 王剑冰圆浑浑，活泼泼 / 康启昌草原雨 / 陈元麟桃色珊瑚 / 季仲虎岭遐思 / 张惟是偶非偶 / 汪莉莉被遗忘的洪承畴 / 戴冠青熏沐在宋元大港岸上 / 蔡飞跃翠绿无边 / 陈震虎头山小品 / 林万春群山中的日光岩 / 哈雷止止有庵 / 张建光树犹如此 / 唐颐鱼 / 苏诗布后记 / 黄文山

<<紫藤萝瀑布>>

章节摘录

“干扰”；巴金 《随想录》第三集《真话集》已经编成，共收“随想”三十篇。

我本来打算每年编印一集，字数不过八九万，似乎并不费力。

可是1981年我只发表了十二则“随想”，到今年6月才完成第三十篇，放下笔，已经筋疲力尽了。

可以说今年发表的那些“随想”都是在病中写成的，都是我一笔一画地慢慢写出来的。

半年来我写字越来越困难，有人劝我索性搁笔休息，我又怕久不拿笔就再也不会写字，所以坚持着每天写两三百字，虽然十分吃力，但要是能把心里的火吐出来，哪怕只是一些火星，我也会感到一阵轻松，这就是所谓“一吐为快”吧。

然而事情并不像我所想的那样简单。

意外的“干扰”来了。

在我的右背上忽然发现了囊肿，而且因感染发炎化脓，拖了一个月，终于动了小手术，把脓挤干净，一切似乎都很顺利。

可是晚上睡在床上，我不知道该怎样躺才好，向左面翻身不行，朝右边翻身也不好。

我的床上还铺着软垫，在它上面要翻个身不碰到伤口，实在不容易（对老人来说）。

我刚刚翻过身躺下，以为照这姿势可以安静地睡一阵子，没有想到一分钟才过去，我就觉得仿佛躺在针毡上面，又得朝原来方向翻回去。

我这样翻来翻去，关灯开灯，疲劳不堪。

有时我索性下床，站在床前，心里越来越烦躁，一直无法安静。

我想用全力保持心境的平静，但是没有办法。

工作、计划、人民、国家……都不能帮助我镇压心的烦躁和思想混乱。

我这时才明白自己实在缺乏修养，而且自己平日追求的目标——言行一致现在也很难达到。

在这短短的三四个钟头里什么理想、什么志愿全消失了。

我只有烦躁，只有恐惧，我忽然怀疑自己会不会发狂。

我在挣扎，我不甘心跳进深渊去。

那几个小时过去了，我很痛苦，也很疲劳，但终于闭上眼睛昏睡了。

一连三夜都是这样，睡前服了两片“安定”也不起作用。

早晨坐在椅子上打瞌睡。

午睡时躺下几分钟就忍受不了，我只好起来在院子里散步消磨时间。

我不愿意把这情况告诉我的妹妹和子女们，害怕他们替我担心。

我一个人顺着自己的思路回忆那些不眠的长夜，我知道它们来自我十年中所受的人身侮辱和精神折磨，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给我留下的后遗症。

事情并没有结束。

我还在忍受痛苦的磨炼，还在进行生死的斗争。

经过了痛苦难熬的三个夜晚，我快要支持不下去的时候，也许是我的心逐渐恢复了平静，也许是我的脑子因疲劳而变成迟钝，我又能闭上双眼沉睡了，即使有时还做噩梦，但是我不再心烦了。

“危机”似乎过去了，我松了一口气。

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又出现了无端的烦躁，不过只有两夜，而且每夜不到两小时。

以后就没有再发生类似的情况。

现在伤口也已经愈合。

医生说等到秋凉再去医院动小手术把囊肿取出，就不会再有麻烦。

我也就忘记了那些难熬的不眠之夜。

人原来就是这样健忘的，想起来实在可怕。

在编辑《真话集》的时候，我重读了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写的三十则“随想”，忘记了

<<紫藤萝瀑布>>

的事情又给想起来了，因为从《人言可畏》起最后四篇短文都是在“危机”中间和“危机”前后写成的。

它们使我记起当时的挣扎。

特别是《人言可畏》，字数少，却在我的脑子里存放了好几个月，“危机”到来，自己在作拼死的斗争时，首先想起这笔心灵上的欠债。

开始写它，我好像在写最后一篇文章，不仅偿还我对几位作家的欠债，我也在偿还我对后代读者的欠债。

讲出了真话，发狂的“危机”也过去了，因为我掏出了自己的心，卸下了精神上的负担。

我唠叨地讲自己的“危机”，只是说明作家的“思想复杂”。

作家的脑子并不像机器那样一开就动一关就停，一切听你指挥。

细心的读者也可以看出《三访巴黎》和《知识分子》两篇并不是一口气写成的。

两篇“随想”都是在去年年底和今年一月动笔，当时我写了不到三分之一就因别的事情“干扰”把它们搁在一边，差一点连原稿也不知去向，幸而后来我想起了它们，过了几个月找出原稿续写下去，总算按计划写成了。

那么“干扰”从哪里来？

可以说“干扰”来自四面八方。

这些年我常有这样一种感觉：我像是旧社会里的一个吹鼓手，有什么红白喜事，都要拉我去吹吹打打。

我不能按照自己的计划写作，我不能安安静静地看书，我得为各种人的各种计划服务，我得会见各种人，回答各种问题。

我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却不得不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。

我说不要当“社会名流”，我只想做一个普通作家，可是别人总不肯放过我：逼我题字，虽然我不擅长书法；要我发表意见，即使我对某事毫无研究，一窍不通。

经过了十年的“外调”，今天还有人出题目找我写自己的经历，谈自己的过去，还有人想从我身上抢救材料。

在探索、追求、写作了五十几年之后，我仿佛还是一个不能自负文责的小学生。

我的工作：室在二楼，有时我刚刚在书桌前坐下，摊开稿纸，就听见门铃在响，接着给人叫了下去。

几次受到“干扰”，未完的手稿也不知被我放到哪里去了，有的就石沉大海，只有这两篇不曾消失在遗忘里，终于给找出来加上新的内容同读者见面了。

在我的长时期的写作生活中被“干扰”扼杀的作品太多了。

所以听见门铃声，我常常胆战心惊，仿佛看见过去被浪费掉的时间在眼前飞奔而去。

我只能责备自己。

一个作家有权利为他自己的写作计划奋斗，因此也有权同“干扰”作斗争。

最近人们忽然对已故法国作家存在主义的大师萨特感兴趣，我听见有人私下谈论他。

1955年10月他同德·波伏瓦女士访问上海，我在家里接待过他们。

但是我当时很谨慎、很拘束，讲话吞吞吐吐，记得只谈了些像用第一人称写小说一类的问题，还是他提出来的。

1979年我访问法国，他双目失明在家养病，曾托法中友协设法联系，打算登门拜访，却没有得到机会。

1981年我再去巴黎，他已经逝世，听说有几万人参加他的葬礼。

关于他的著作我只读过两部多幕剧，也谈不出什么，对存在主义我毫无所知。

但是他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：他不赞成“把作家分为等级”。

他说过类似这样的话：“我们把文学变成了一种分为等级的东西，而你在这种文学中属于这样的级别。

我否认这样做的可能性。

”（见《萨特和波伏瓦的最后一次谈话》）他的话的确值得我们深思。

<<紫藤萝瀑布>>

在重视等级的社会里，人们喜欢到处划分级别。
有级别就有“干扰”；
级别越多，“干扰”也越多。
于是“干扰”也成了一种荣誉，人们甚至为争取更多的“干扰”而奋斗。
这难道是正常的现象？

……刚才下过一阵雨，但已经止住多时了。
我推开窗，凉风吹进房来。
窗外夜像长流的水一样逝去，却没有一点声音。
连对面新建未成的高楼也带着它的各种噪音隐去了。
我坐在写字桌前，没有“干扰”，我仿佛在读者的中间，又仿佛在后代人的面前，顺着自己的思路落笔，写出自己的真实感情。
我写得极慢，但是我不停地写下去。
我感到了幸福。
我说过，作家的荣誉在于读者们高兴阅读他的作品。
那么作家的幸福就是：在没有“干扰”的安静环境里奋笔写作，把心掏出来交给读者。
在写出了心里话之后，我一定会得到安适的睡眠。

发表于《福建文学》1982年第10期 入选《八十年代散文选》 ……

<<紫藤萝瀑布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